

诗词漫笔

—— 追念《人间词话》 上

赵军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诗词漫笔

—— 追念《人间词话》上

赵军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词漫笔 / 赵军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13-0870-2

I. ①诗… II. ①赵… III. ①诗词—文学欣赏—中国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016 号

诗词漫笔

著 者: 赵 军

责任编辑: 黄 玮

封面设计: 徐砚浓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92mm 1/16 印张: 47.5 字数: 415 千字

印 刷: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0870-2

定 价: 6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58815874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自序一	1
自序二	3
正文	7
古诗词品评	9
白话诗品评	193
附录	675
附录一 凡人	677
附录二 父亲诗词选评	717
附录三 穆旦诗全集选评	729
附录四 作者诗选	737
参考书目备览	751
跋	755

自序一

诗词略赞

诗词者，语言之醍醐，精神之甘露。

所谓精神之甘露，一者，可宣教说理，教化群萌；再者，可陶冶情操，纯化心灵；三者，可感时伤世，怡情悦性。

何谓宣教说理，教化群萌？夫子以《诗经》，为群经之首；佛陀做偈颂，令圣教广弘；耶教存“诗篇”，而诠释神性。而俗世之中，接引初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皆以诗体流传；开启心智，《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笠翁对韵》，大凡做韵文谋篇。诗词教化之功，显而易见。

何谓陶冶情操，纯化心灵？常随屈子，遍身香花美玉；每慕陶公，满心春水桃源。与天地相终始，携神仙以飘游，太白风骨，遗情后世；建千万间广厦，念颠沛之流民，老杜襟怀，感染千秋。小楼东风，故国月明，难忘家国之恨；饥鼠绕床，秋宵布被，心存社稷江山。名篇过眼，如檀香熏木，久而自芳；佳句在心，似慧光照暗，朗而不昧。光阴轮转，陶冶之功日现；岁月迁流，纯化之力渐显。

何谓感时伤世，怡情悦性？俯首生平，常发“生年不满百”之哀感；怅望团圆，自有“天涯共此时”之悲叹。而老友相逢之际，三五聚首之时，推杯换盏，诗词以助酒；览水登山，歌赋以尽兴。信手华章，虽为名士亦喜；吟成妙句，岂非布衣之乐？用之感时，妥帖透骨；因之悦性，默契会心。

所谓语言之醍醐者，言其或百千锤炼，经年锻打；或灵犀顿感，妙悟天成。因其语体简约，用之承载教化，则传诵持久，事半功倍；因其名句精华，用之陶冶情操，如春雨润物，久而自化；因其词采典丽，用之伤世怡情，亦如诉衷肠，深契腹心。体裁之于功用，如手心手背，相互表里；似根基大厦，彼此依存。诗词精神，有赖体裁而彰显；甘露妙用，不离言语之洗练。然此功用，非言文章所不能为，但因其或繁复冗长，失乎简当易记；或散漫拖沓，难得精切明了。大凡群生，应之在心，发之于口者，殆非长文；

感人至深，记忆犹新者，必为短句。故诗、文之功用，天壤悬隔，优劣立判。

再者，因其涵摄英华，历史、掌故，无所不包；风情、山水，皆有所涉。按图索骥，可入文学大海；追本溯源，得窥史哲堂奥。由精而博，堪称轻而易举；因诗悟道，古来不乏成例。

三者，因其熔冶心要，故千古不变，百代常新；因其传情达本，故今不弃古，古不遗今。所谓今不弃古者，以《诗经》之古奥难晓，《离骚》之佶屈聱牙，时至今日，佳句仍朗朗上口，妙语尚传唱不休。所谓古不遗今者，白话诗之诞生，诗体为之大变，虽章法有异，而诗心无别。名家辈出，可与前朝颉颃；佳作频传，堪同古诗并世。潇洒情怀，有徐志摩之彩云衣袖；凄美迷离，见戴望舒之丁香倩影；哲思自问，诵查良铮之《隐现》；游子离家，览余光中之《乡愁》。开一代新风，前推北岛；成一家风范，后有西川。诗词国里，古今同盛；文章海内，异彩纷呈。

古往今来，妙语名篇，灿若星辰。而诗话词评，亦量如恒沙，虽龙蛇混杂、泥沙俱下，但仍不乏令人称赏、拍案叫绝者。黄生之老杜诗说，闭千家之口；静安之人间词话，倾万姓之心。我非名笔，亦无来历，仅依一己之兴致，凭多年之累积，随心命笔，漫成拙著。自知不入方家法眼，难登大雅之堂。然，大江之内，许微沙之嬉戏；空谷之中，存细草之枯荣。遂不揣陋劣，任之付梓，亦可借此之机，受教于多方，广交为善友。点滴可取，不算徒劳；些微共鸣，即是神交。

岁月如梭，编织两句，多是五言七字；光阴似水，淘洗名篇，必留唐诗宋词。愿与诸君携手，上下千年，观文史之兴废；纵横万里，评诗词之得失。如关公览《春秋》，就人间美酒；似曹刘品青梅，论天下英雄。点画古今，实为快事；游戏文海，幸何如也。

是为序。

自序二

自序一的写作，是有意要拽一下，但毕竟水平有限，许多本想说的话，没办法表达出来，于是只好老老实实用白话再说几句。

对于古诗词的品评，古来的诗话、词评的确不少，但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古文晦涩难懂，同时古人的称呼五花八门，不常看古诗词的读者，也许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他在说谁。而其中再旁征博引，对比参照，就更令人不知所云了。而现当代的古诗词鉴赏呢，又偏于长篇大论，本来欣赏诗词是件轻松和意会的雅事，冗长的解读，反倒令读者失去了耐心。为此，我的本意和良好愿望是，借鉴古人诗词品评的简洁和灵动，争取拈出好的诗行词句，将它的妙处点出来；同时，对于我喜爱的，或者我认为值得介绍的诗歌和诗人，我也会有意但有节制地放开笔墨，介绍诗人的品行，钩沉诗歌的来历，以期读者既知诗歌之美，又能略知其人；既得欣赏之甘甜，也受人格之熏染。当然，我的本意是否能够实现，那还有赖于读者的慧眼来衡量。

古诗词的品评，本书涉及了唐以前的古诗、唐诗以及唐、五代和宋词。这几个阶段，是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对于上述阶段诗歌的选取和评点，是为了令读者对这几个重要时期的诗歌成就有一个大致的领略和了解。我本有心写元曲、金元词、明清诗词，但一方面平日用心实在不多，纵写出来也很勉强，才力心力均有所不逮；另一方面，诗词的至高境界，已风云际会于汉唐，成就于两宋。之后，除元曲别备一格，纵有大清时期词的复兴，也不可能再超过宋时的辉煌。考虑以上因素，同时考虑篇幅所限，元之后的诗词不在品评之列。

对于白话诗而言，诗歌选本、诗歌专辑的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于现代诗系统性解读和品评的并不多。同时，面世的解读和品评，大多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不论是其选取诗歌的视角，还是其阐释的方式，都过于专业，

时常出现的专业词汇，不时引用的高深理论，具有一定的难度，令读者不易理解。本书的品评，就是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去选取笔者认为优秀的诗篇，并以通俗的语言，呈现笔者对于白话诗的解读、评论、感想乃至对于诗人、诗歌的介绍等。

当初的想法也没有想写得这样着力和用心，也想以古诗的品评方法，介绍大概二、三十位诗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以不超过十位重要诗人的作品为主进行品评，没有想勾勒白话诗的大体脉络。但开始动笔之后，一直埋在心里的想为白话诗作一推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对于白话诗的发展阶段作了粗略的梳理。从白话诗的新诗革命开始，一直写到当代的所谓新生代，即海子、西川这一批诗人。对于新生代，也称为第三代诗人，我的选取极为保守，数量也有限，一方面是因我的阅读兴趣和范围所限；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代的诗人，尚处于尝试、实验的创作阶段，诗歌的风格也还没有定型，为珍重故，我亦不敢轻率用笔，留待这一代诗人有了积淀，告一段落时，再由高人进行回顾和鉴赏可能更恰当一些。

必须说明的是，我仍然是以介绍诗歌为基本立足点的，所以，上述梳理，与其说是对诗歌历史的介绍，不如说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告知读者我所要介绍的诗人和诗歌具体位于历史坐标的哪个方位。因而，不可避免地，我忽略了许多诗人和作品。这种忽略，出于多种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打断写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格局，有的是因为个人的喜好，而有的，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还有的，是因为我的懒惰。

由于篇幅所限，更由于自己意想不到的对于白话诗部分的任性展开，本书无法涉猎港台地区的诗歌，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个园地，同样是一块孕育诗歌的宝地。“大哉此境，看我立其湄，竟无水仙之倒影，想花已不沾身，光已畅行”，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歌，曾经那样深深地打动过我。而郑愁予、洛夫、纪弦、痖弦以及香港的梁秉钧、舒巷城等人的诗歌，也是别具一格，极可推荐的。

诗词的品评，当然以诗词本身的优劣为主，以介绍自认为佳作、名篇、名句为要。但在介绍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我都怀有一种理念，希望能参与其中，尽量地将对于人格有所教益的掌故、人物的伟大、感人的经历穿插进来，以期在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如春风润物一般地，淘洗心灵，净化灵魂，提升品格。

再说一说对于附录的安排。必须提到我的父亲（赵声鸿），他是个平凡但值得尊敬的长者。虽然因贫穷而只完成了高中一年级的学业，但他凭着兴趣，平日勤奋积累，敢于尝试，留下了许多感动我乃至我们整个家族

的诗篇。不讳言，仅就诗论诗，不掺杂我对父亲的尊敬和亲切之情，他的诗词当然没有优秀古诗词的境界和高度，但如果你考虑他的教育背景，也许你会惊奇并将钦佩他的才华。而我，作为他的儿子，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父亲的敬意，尽一份我的孝心。更重要的，对我人生道路的选择，父亲表现出来的宽厚和开明，我只能用伟大来形容。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将父亲的诗文集以及我对父亲的诗词评价放在了附录一和附录二。而我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对于父亲的感念，就是对于他所代表的整个家族的感念。我的成长，除了母亲（谢思珍）和父亲的无私付出，还灌注和融汇了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到叔叔、姑姑这三代人的关怀和厚爱。有幸，我生在了一个和睦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给了我纯朴和关心他人的品格。当我想起和想念父母时，也就同时念及了他们。尤其是我从小敬重、依赖和信任的五叔（赵声富），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没有止境的宽厚自不必说，他还多年如一日地为我父亲无条件地分担了一系列的重担，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仅凭这一点，我就有必要专门表达对他发自内心的感恩和崇敬。

附录三是穆旦的诗歌，虽然在正文中已占了相当的篇幅，但附录所附的，是我多年以前，初读穆旦诗歌的随笔。与其说是诗歌的评价，不如说是因诗歌而生发的与诗关联不大的感想。我把它放在这里，以备读者比较和参读。

附录四，是我自己的诗歌选，大体上是按照创作年代倒序排列的，同时也顾及了自己对它们的喜好。因此，有些诗歌虽然写作年头在早期，但却放在了靠前的位置。秉承不评价自己诗歌的原则，我只罗列了诗作，请读者去审视和品评。好或者坏，喜欢或者不屑，我都虚心领受。本就是无名小卒，手稿能获刊行，已是三生有幸，我没有更多奢求。

对于写作过程中的参考书籍，书目备览已涵盖主要部分。这些书我没有全部看过，部分仅是零星参考。之所以列出来，是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选购和阅读。

还应该向读者交代的是书名，之所以挂上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除了出于对静安先生（王国维）的敬仰之情之外，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唐突想法，就是借名人的高度和效应，令本书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哪怕暂时的驻足和浏览。而与静安先生比肩，同《人间词话》较量，是我万万不敢的。起码的自知之明，我并不缺乏。

最后，还是回到我出书的初衷。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非常支持我出书，在他的鼓励下，在谈及出书时他期盼的眼神里，我想做的就是让他高兴，希望能因此分担他对我人生道路选择所隐忍的不解和不满。当代

诗人吕德安写过一首《父亲和我》，我就借它来献上我不尽的感激和敬意吧：

像过冬的梅花
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
但这近似于一种灵魂
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

依然是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
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
安详地走着

赵军（法名释大运）

二零一零年五月

正文

古诗词品评

一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美人泪眼，止步回头；凄然离去，难解心忧；落红满地，随风行走。问花的是泪眼，飘走的是落花。可那飞走的落花，又何异于问花人的精魂。问花者与花，是一不是二。那种凄婉留恋的感觉，也是一不是二。人之心，与天地为一体。乐师鸣琴，鸟翔集而风起；大圣演法，兽听闻而皈依。正所谓专意感天，纯心体物，物我同化，能所双亡。这种境界，又不是言语所能穷尽，需受用才可体察。

欧阳修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刘禹锡），与上词为同一意境，声气仿佛，凄婉相通，亦有不可言说的无奈辗转。但此句仍可看出是唐人境界，虽已和婉成词，但诗的凝练和干净还有迹可寻。到了“泪眼问花”的时代，则像水彩画，溷了些，淡了些，少了唐的分明和洗练，而多了宋的缠绵和悠远。

刘禹锡 杨柳枝

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

诗比词硬，词比诗绵。

二

《尚书》中说，诗言志，歌咏言。《汉书·艺文志》中解释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为诗，咏其声为歌。又说，古时的诸侯卿大夫交结往来，“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以此来辨

别人的贤良和不肖，进而观察人事的盛衰。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确非虚言。

《左传》中的记载，是上面说法的明证。大凡列国之间公卿的会面，尤其是宴请时，都会各自赋诗，表示礼节。比如重耳见秦穆公，赋《河水》，大意是河水终要归海，以海喻秦，以水自比，表示对于秦国的尊重。秦穆公则赋《六月》，借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之事，称赞重耳将来必定称霸诸侯，成就王业。这在当时的社会，已是一种成例。

不讳言，在这种用于政治礼节的唱和中，确有断章取义的时候，甚至，他们在赋诗时，故意不用原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并不能因此而看低《诗经》的文学价值。

三

大家都知道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听说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究竟这名正言顺和春秋笔法是什么呢，恐怕也不能详知。我这个漫笔是围绕诗词的，不能费太多笔墨解释这个正大的问题。与下面的品评相关的，就是关于称谓。春秋中，凡赞扬或认可的，都会称这个人的字，到了后来，有了号的，称一个人的号也算是尊重；凡是贬低或讽刺的，都直称其名。这个传统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在沿用。比如钱穆先生，敬称时，都是宾四先生，不能直呼其名钱穆。而在当今社会，人们不再单起字、号，已经“名”、“字”不分了。这样，在看诗词评论，以及其他古籍时，就会觉得奇怪或别扭，搞不清为什么谢灵运不叫谢灵运，非要叫康乐，姜夔不叫姜夔，非要叫白石。这都是尊重人家的缘故。我们看《三国演义》，你要留心就会发现，刘备称诸葛亮，肯定叫孔明，而孔明自称时，多称“亮”如何如何，是谦逊的意思。看完《左传》才知道，名字称谓有这样大的学问。春秋笔法，在很大程度上，就着眼在这个“名”上。不了解这些背景，你去看春秋，干枯无味，似乎就是干巴巴的纪事，而实际上，其中蕴涵了非常深刻的意义。

四

在《左传》中，吴国季札在聘问鲁国时，他请求欣赏周朝的音乐舞蹈。乐工为他所演奏的就是《诗经》的风、雅、颂。季札是春秋时出名的贤士，他对于《诗经》的评价，可以作为对《诗经》的定评。他的评论准确的（音

“迪”）当，言简意赅。

他对于国风，针对不同国家的诗歌，都有相应的品评，文繁不引。对于小雅，他评价说，虽有忧思但没有背叛，虽有怨恨但未尽情倾吐。对于大雅，他评价说，宽广和美，柔婉曲折而本体刚劲，表文王之德行。对于颂，他评价说，美妙至极，刚劲而不放肆，曲折而不悲弱，紧密而不局促，悠远而不散漫，流变而不过分，繁复而不感厌倦，哀伤而不愁苦，欢乐而不泛滥，用之不会匮乏，宽广而不显露，施与而不减少，收取而不增多，静而不滞，动而不流。五音和谐，八风平稳，节奏有度，次序不乱，真是盛德的匹配（以上译文主要参考了李梦生先生的出色译文，参看其《左传译注》）。各位如果喜欢文言文，看原文，更加受用。

五

如果说子产是春秋的第一人，我想，季札就应该排得上第二了。季札是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因他最有德行，所以寿梦一直有意要传位给他。但季札本人不肯受位，数次让国。他出使列国，各国的贤士名流都愿意和他结交，也从他的德行和见识上受益匪浅。子产和他也是一见如故，季札离开郑国时，凭借他的远见卓识，向子产宣说了郑国的生存之道，以及子产治理郑国的方法。子产后来对于郑国的治理之方，基本上与季札的见解是一致的。司马迁称赞季札“见微而知清浊”，可知他洞察力的非同寻常。

六

子产，清代的史学家王源评价他是“春秋第一人”，我觉得是很有眼光的。郑国小邦，长期夹在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无所适从，受气得很。但在子产执政期间，郑国却能做到不卑不亢，不失国威。在国内的治理上，他大胆改革，起初人民骂他，恨不得要杀死他。等到他的治理推行开来，有了成效，人民受益后又都歌颂他，担忧他去世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贤士了。归结起来，子产还是品格上的伟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始终是抱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信念的。没有无私和大胸怀的人，不可能成就他那样的事业和声望。子产去世后，孔子为之流泪，认为他是“古之遗爱”。相传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子不能葬，百姓争相捐资，但其子不接受。子产墓在现在的新郑市西南十多千米外的陘山，如果我有机会，一定会去拜祭这位古贤。

各位可能会疑惑，说起春秋时期，连孔老夫子都说是齐桓晋文之事，怎么子产是第一人呢？如果细读《春秋》即知，其他的人物大都在德行上有所亏失，比如齐桓公，为了树立威名，在邢国等小国向他求救时，他听从了管仲的意见，故意慢发兵，待求救的国家和敌方打得差不多了，再现身，既有救国之名，又不费自家兵力。秦穆公成就一时霸业，最终入土时，却遗嘱杀 177 人为他殉葬，包括受人爱戴的“三良”，即子车氏的三兄弟。秦人哀悼他们，传下《黄鸟》之诗，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沉痛和感喟。晋文公（即重耳）流亡 19 年，最终大器晚成，成就霸业，可谓传奇之极。在他得国后，论功行赏，却偏偏忘记了对他恩德最大的介子推。在他困苦时，介子推曾割自身的肉来给他吃。后来经人提醒，晋文公惭愧不已，召其受封，但介子推是个贤士，看不起那些只为功名帮助晋文公的人，他不愿意接受封赏，背着母亲躲到深山密林里。晋文公求人心切，为逼他出山，下令放火烧山。结果，没有把介子推逼出来，还活活烧死了他们母子二人。后来人民为了纪念介子推，在他的祭日都不起火，这就是我们在诗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寒食”节的由来。

春秋时期，是个伟大的时代，虽然那时战争不断，但还有古风遗德。礼制规则，都还为大多数国家所推重和遵守。在个人的行持上，重德、重义而轻生死。真希望大家有兴趣好好读一读《左传》，读一读春秋时期的历史，会在人格上有很大的受益和借鉴。

七

还转回来续说《诗经》吧。就其文学价值来讲，《诗经》最为后人推重的是国风。虽然当时的文风以及用词流变至今，许多都已改变或不为人熟知了，但其中许多的名篇名句，依然脍炙人口。“关雎”首篇，以及后来因琼瑶的小说而广为流传的《在水一方》（取自“蒹葭”篇），自不必说了，此外，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等等，都还是久传未衰的名句。

还有许多成语、俗语，究其根源，都是来自于《诗经》，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穀则异室，死则同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等等即是其例。

还有些篇章，流传虽没有上面的广泛，但有耐心的读者如有兴趣去看，会发现其篇章的婉丽、悠扬或者哀感，实在不下于“关雎”、“蒹葭”等篇，如上段引用过的“静女”篇和“黄鸟”篇即是。除此之外，如“野有蔓草”篇：“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些篇章，文字的障碍也不大，加之现在的注释书籍很多，克服这些障碍也不难。

八

《诗经》中的雅（尤其是大雅）、颂部分，大多是颂德之作，配合音乐，应当是彰显肃穆庄严的国威，颂扬大国君主的文治武功，有很强的政治性。季札对于雅颂部分的称扬，一方面是从音乐的韵律上进行的品评，另一方面，也是从内容的肃穆严整的角度来说的。在我看来，大雅和颂的部分，如果专讲文学欣赏，专论怡情悦性，恐怕可心的就不多了。

但《诗经》中小雅部分，还是尽可一观的。“鹿鸣”的诚恳欢欣，“采薇”的真挚凄楚，“鸿雁”的忧愤不平，“正月”的直陈伤世，都是很感人、很值得讽诵的佳作。而其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夜如何其，夜未央”，也还是多数人都知晓的句子。

九

孔子说《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谓巨眼。后来被儒生奉为准则的“温柔敦厚”，就是这哀乐有度的本旨。《诗经》的篇章，哪怕是活泼放情如国风的作品，爱情亦结于温婉，没有放浪；哀怨亦终于内敛，没有激愤。这其实不仅仅是行文的准则，更隐含着做人的道理。在其中熏习得多了，受益绝不仅止于文笔的提高。

十

说起楚辞，谈到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会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再想想，历史书学到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许能记起来，但接着，恐怕就是一片空白了。我是很多年前切切实实地把《离骚》细读过一遍，至今脑海里除了上述的两三句外，就只剩下一大堆香花、美玉、玉树、琼宫的碎片了。实际上，屈子的作品，除了《离骚》，我认为其《九歌》、《九章》和《远游》皆是精品。